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八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

宋五十一

王安石 雱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

南判官舊制秩滿許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安石遂自以其術可行於天下其後當國所措注皆本於此（按宋名臣言行錄引晁以道論配享劉子謂安石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

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困窮風俗衰壊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願監苟且因循之獘後安石當國其所措注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宋人動輒奏辭其官惡習相仍不復知有致身大義安石新進小臣乃齎敕就付堅拒不已甚且避之于廁不恭實甚追徑除制誥遂不更辭則其狡黠邀榮心事畢露乃仁宗與在廷諸臣方且想望丰采惟恐其不就何其傎也

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

死安石駮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不肯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語皆侵執政終英宗世召不赴神宗在藩邸韓維為太子庶子薦安石自代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

太宗如何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高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説彼二子者何足道哉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斲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為合從謀殺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説遂著為令二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卿所施設以何先安

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帝以為然于是設

制置三司條例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什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之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特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剥民財以增利祿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啖之乎

令判知樞密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錢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保甲本周禮比閭遺意使民自相友助以洑詰奸禁盜之益有司編籍考稽期無懈弛曠廢而已若督責過嚴人皆畏其束縛煩苦則非所以保民而適以厲民且復授之弓弩教之戰陣驅飲食耕鑿之倫使日從事于擊刺其為輟耒舍業者不少矣柔懦者既無適於用桀驁者或因而

橫行尢無益而有損是又泥寓兵于農之法而未達乎古今異宜之故也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戸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戸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

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時泰廣義謂方田均稅在神宗諸政中猶為彼善於此所見似是而非不知五方土性不齊所產亦異豈能強而同之則壤成賦正期無悖於什一而止必欲方量均額令佐履畝周行農民已不勝其擾且自方帳以下多立科條尤為煩瑣無當民間未得均賦之利已受更張之害善為政者必不出此也

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

司廣積粮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使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令呂惠

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
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姦人欲敗先王之正
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
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
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
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知
潁州言者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惠卿遭
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于惠卿三年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于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惷愚為人所惑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

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

安石專作威福及曾布等表裏擅權凡六十事謫死文彦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彦博守魏禮部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遷僖祖于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七年春天下久旱飢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今取免行

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臣未之聞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吕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

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名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寔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

濟為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葢天道逺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今星官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竊聞兩宫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

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帝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安石過惡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言盡之至神宗強起復出專取帝所不喜之人驟加進用以示權勢其惡益明目張膽矣無將之誅尚可逭乎

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

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
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横之
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帝知
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
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
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帝頗厭安
石所為綰懼失勢屢留之于帝其言無所顧忌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惠卿援匭請留益覘知神宗方嚮用安石眷注未衰欲藉是以丐其援引且所行新法又皆其一力贊成致甘受護法善神之譏耳後此得志執政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小人勢盡交疏相傾相軋情態實可憎鄙不獨蠹國殃民貽千古唾罵已也

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屢謝病求去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安石奸狀敗露始為神宗所憎厭惡貫已盈鄧綰慮其去而失勢上書為乞恩澤小人醜態畢現不復知有羞恥安石聲言當黜益自覘恩遇已衰藉此表其公正仍出於自固計非由衷之論也綰即以此敗斥而安石亦不久罷究心勞日拙作偽果何益哉

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興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吕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目為斷爛朝報性强忮遇事

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 伏讀通鑑輯覽御批以六藝文姦言者王莽也安石繼之莽流毒百姓二十餘年光武起而拯之遂以寧謐安石則禍肇熙寧訖徽欽猶未艾北狩南渡皆一人兆其機即謂其罪浮于莽可也

子雱

雱字元澤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葢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名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

實蕖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悞矣伏讀通鑑

御批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於對客之時此武出於惡者歸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偽為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

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

寧中鄜延路城婁鄂特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吕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歐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餒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薦于朝神宗名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名為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

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

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縶皆空書揭于府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

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署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呼問曰若豈有數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神明宗室令騂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灸敗其面矣即奏言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為戒詔從之仍奪令騂俸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宮特詣府請如約安禮曰庸

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絫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

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廢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顔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西夏之罪浮于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愬比其憚于行師沮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之謀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帝悟而止後欲除慝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

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貽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文詞天成年十二遂以文章聞于世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名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賜對帝曰漢

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于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凡秉政外

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不悦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

宋五十二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抗

王詔厚寀　薛向　張寀

常秩　鄧綰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序辰　王廣淵

王陶　王子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經目輙誦舉進士調邢州司户參軍和川令歳滿薦者踰十數應材識兼茂科治平二年試祕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置第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清臣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

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祕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既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為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按晁補之撰清臣行狀云韓絳宣撫陝西奏公掌機密文字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不誅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為奴婢絳從之及絳貶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通判海州又東都事畧云韓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為屬還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絳貶清臣因還所遷官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

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畧名捕且盡
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
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
林學士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
丞時熈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
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改知真定府拜中書侍郎紹聖
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士悟
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

獨頫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覬為相顧蘇轍軋已遹摘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没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十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

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陷劉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彦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理張舜民不使吕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曽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贈

金紫光禄大夫後朝議以復孟后罷追貶武安軍節度

副使再貶雷州司戸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太常丞

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為祕閣校理判

吏部南曹判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

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

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賸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

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太甚於朝移使

京東路過闕入見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壽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有加禮使還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法官顧避播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迎郊至肆儀將見遽辭日悉令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壽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

六年同知樞密院戛人欵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熈河燾固爭之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果莊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

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修貢悉如熹策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熹以河流入滎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若彼建橋梁守以州郡竊兵河外可為

寒心令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
考利害輕重徙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
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
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
懇辭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
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詔宗室為三年
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
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

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覬其助已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諫官常安民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燾

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郝為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罷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熈寜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邉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

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按邈川青唐各自為地考宋史地理志樂州舊邈川城元符二年收復建為湟州西寧州舊青唐城元符二年隆賛降建為鄯州本傳非悞合為一即係脱去鄯州二字兹仍存史原文以附考戍守困於供億議者以為可棄壽在樞府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鄯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鄯州時壽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閲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歳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

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歴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巳老乃引璪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為文諭之辭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修起居注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巳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

習射受成獻功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於太學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産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琛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戸亦每歲納錢乞度寛羨數均損之以恵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琛媚吕恵卿劾馮京與俠交通致京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

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立齋舍八十二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傳致軾於死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 按東都事畧璪建言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獨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當於理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者自是南郊北郊之議與焉 帝曰在今所宜無

以易此事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虚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

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宫禁宦寺熈寧元年改著作佐郎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户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禄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帝命與宗孟命察訪判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吕惠卿制手

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特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拜尚書左丞帝嘗

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
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
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
為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
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
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
為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

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髙密廣平王二宫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説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合祭之

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閤省苦鹽法按宋時稱福建路無閤省名應係後人傳寫之訛神宗謂履自閩來將以為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

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邪遂刋其制御史翟思按東都事畧作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

復龍圖閣直學士爲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爲罪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謟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兹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

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顔納忠陛下遠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卒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慶州推官按宋史本傳作慶州東都

事畧作慶州考宋史地理志有慶州無度州今據事畧改秩滿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徙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以徙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漯按東都事畧作六塔考宋史河渠志亦作六塔一夕復決兵夫芟揵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

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江閩鹽賊率十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絶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戸入保戒諸砦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

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
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
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
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投諒祚為鄉導挺宣言思
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
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為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
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籍禁兵悉還府
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甲兵整習常若寇

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按東都事畧作四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為熈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諜告夏人𠉀胡盧河撓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撓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

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卒徙營衆憚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輙没挺為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為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於崇政殿下以為諸郡法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諤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兄抗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泰州為祕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

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堨大以為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久不償人無所取資抗盡給之番禺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為一運擇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按東都事畧作以為工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

推原變異在濮園議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命為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扃縶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莫敢奸令驟得疾卒特贈禮部侍郎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

策三篇其畧以為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克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則嘉勒氏敢不歸而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嘉勒氏子孫棟

戩差盛為諸羌所畏按宋史本傳作轄珍差盛考神宗時棟戩尚在其孫轄珍於元祐三年始嗣立此時為諸羌所畏者不得指為轄珍詳具下案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為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所謂包順

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

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嘉勒瑪爾瑞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瑪爾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乗高下鬬師小卻韶躬披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摩展渡洮為之援按宋史本傳作會轄珍渡洮為之援東都事畧作摩展考轄珍

係棟戩之孫阿里庫之子韶用兵時棟戩尚在轄珍並未任事即宋史外國傳中亦不載轄珍與王韶攻戰摩展係棟戩之姪別為部落是時棟戩既納款奉貢前後抗戰自是摩展而非轄珍又考轄珍於元符二年以王贍攻敗來降摩展則以熙寧七年敗於王韶後舉二州來降神宗本紀熙寧七年亦言王韶發摩展赴闕本傳所謂窮蹙匄降者是也此下轄珍俱照事畧改摩展

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摩展首領轄裕勒按宋史本傳舊作瞎藥東都事畧作瞎藥與轄裕勒對音較近今據改正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摩展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

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熈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詔回軍擊之摩展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格諾木桑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摩展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與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摩

展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趍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羌知援絶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

踏白後焚八千帳摩展窮戚丐降俘以獻拜詔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捃官吏細故詔欲罷瑊王安石右瑊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帝語安石勉留之安石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因謂熙河事非其本意至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

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襄敏韶用兵有機畧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子十人按東都事畧載韶九子 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羌酋轄珍隆贊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二年按宋史哲宗本紀及轄珍傳降轄珍隆贊俱係元符二年宋史本傳作元年誤今改正 六月

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轄珍九月次青唐隆贊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隆贊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乃以畀懷德而貶厚右内府率再貶賀州别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㳟沙羅薩謀復國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

盃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𫎇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畧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於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遂大敗羅薩以一騎馳去其母龜

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將大軍趣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薩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後以左道誅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兆

户曹為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
行邊向詰洎陳三僘言令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木
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
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内予三司貸龍門富人
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
洎上其說悉從之監在京榷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
務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
如此則都内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有司主沔

議既而邉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邉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朝廷是向計始置

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刑獄兼其事入為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鹽中於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尋坐事罷知汝州

甫數月復以為陝西轉運使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淛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為主者冒占悉奪還俾詰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

用所漕物為誅賞遷天章閣待制熙寧四年權三司使遷向右諫議大夫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濫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横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邉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黙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虚勢以撼我使者

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傲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討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政也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向反

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

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章粢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為侍御史粢以叔得集

蔭為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於魏棄不就

試馳往直其究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歴提舉陝

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

入為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

州時朝廷戢兵戒邉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彊等四砦

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粢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邉不得休息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粢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皷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潴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戸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從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邉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築二城於石門峽江

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秉棨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明阿邁鍚舒監軍瑪勒都爾伯皆勇悍善戰棨諜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十餘按東都事畧作三千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棨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

殿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楶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厮役至於戛降八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戛自平戛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楶立邉功為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楶與惇同宗其得與事頗為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未幾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莊簡楶七子繂綜綡綰綖縯縝繂綡最知名繂絲推官為

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綽飭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綽得訴者所持舊鈔為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綽降兩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

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贊之蔡京欲擠達且甚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冤之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

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
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
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問今何道免民於凍
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
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即拜右
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
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
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

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頗十年卒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為學求自得初隱居既不肯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為待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其辭盖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駡綰曰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

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温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又加龍圖閣

待制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

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

荆南陳陜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

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彦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又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别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温益一

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録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

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宫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太一宫使連進觀文

殿學士為大名尹政和中憂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

侍讀留修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

蠻擾邉即倣陜西弓箭手列募邉民習知溪洞險易者

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

遷特進拜少保封華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卒年

六十五贈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

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

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為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者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

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度母仇氏死
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
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
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
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説書御史林旦薛昌朝
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
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
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
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摘其語以為侮慢
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
赴臺獄窮治會赦論不已竄之黄州方定自鞫軾獄勢
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
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
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官者視衛
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

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公論惡之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按東都事畧作逐其叔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

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録名臣諫章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為朋比欲並誅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帝

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誅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居注
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
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為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
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
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舉
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
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
法當置籍録其數目今違法不録為大臣欺罔而尚書

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録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廚錢事謂亶為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録目情重而法輕身為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

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噃翁按東都事畧作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為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當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定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

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於大理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

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按東都事畧作和州徙盧州卒年六十六

周輔為吏深文刻覈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盧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

中外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以示天下後世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黄州閱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

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察
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
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
奉大夫卒序辰善傅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
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英宗居藩
邸廣淵因見昵獻所作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
馬光言廣淵交接奔兢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

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為羣牧三司户部判官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章奏曽公亮王安石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乗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吕公

著論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衆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

遣兵間道邀襲盡劉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
類非其人非貴游子弟即胥吏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
選已下詔切責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以其
被遇先帝擢其弟臨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
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除太子中
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

引疏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黄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李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交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

嗣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親發德音欽為此舉中外搖
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
事由嬪御宦寺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使遠近姦邪
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
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頴王
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
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
密宣撫陜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

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奬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竊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

其為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其友姜愚樂施念陶奉母厚邮之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往謁之陶對之邈然聞者益薄其為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按宋史祖無擇傳作苗振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

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禮部員外郎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内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啟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為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

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詔贈顯謨閣待制